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前漢書卷

八十三

四

詳校官內閣侍讀<sub>臣</sub>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蒼齋要卷三千八百八

史部

前漢書卷八十三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薛宣朱博傳第五十三

薛宣字贛君東海郯人也

師古曰贛音貢郯音談  
○宋祁曰贛如淳音鉗

少爲

廷尉書佐都船獄吏

○宋祁曰  
史疑是史

後以大司農斗食屬察

廉補不其丞

師古曰斗食者祿少一歲不滿百石計日  
以斗爲數也不其縣名也其音基○宋祁

曰注文也

琅邪太守趙貢行縣

師古曰行下更反其下亦同○宋祁曰注文行

字當刪

字下當見宣甚說其能

師古曰說讀曰悅

從宣歷行屬縣

師古曰以

宣自從也

還至府令妻子與相見戒曰贛君至丞相我兩子

亦中丞相史察宣廉遷樂浪都尉丞

師古曰趙貢察舉宣故得遷也樂音

洛浪音郎

幽州刺史舉茂材為宛句令

師古曰樂浪屬幽州故為刺史所舉也宛

於元反句音劬○宋祁曰注文宛字下當有音字

大將軍王鳳聞其能薦宣為

長安令治果有名以明習文法詔補御史中丞是時成

帝初即位宣為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上疏曰陛

下至德仁厚哀閔元元躬有日仄之勞而亡佚豫之樂

師古曰周書亡逸之篇稱文王之德曰至于日中  
仄弗皇暇食宣引此言也仄古側字也佚與逸同允執

聖道刑罰惟中

師古曰允信也中竹仲反○宋  
祁曰注文竹字上當有音字

然而嘉

氣尚凝陰陽不和

師古曰凝  
謂不通也

是臣下未稱而聖化獨有

不洽者也臣竊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大

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

師古曰刺史所察本有  
六條今則踰越故事信

意舉劾妄為苛刻也六  
條解在百官公卿表

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

師古

曰錯置也音千故反  
與讀曰豫豫干也

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失

譴呵及細微責義不量力

師古曰言求備於人

郡縣相迫促亦內

相刻流至衆庶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懽九族忘其親

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

師古曰勞

即到反來即代反○宋祈曰注

文勞字下來字下並當有音字

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

鬲

師古曰否閉也音皮鄙反鬲與陽同

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詩云民

之失德乾餱以愆

師古曰小雅伐木之詩也餱食也解在元紀餱音侯

鄙語曰苛

政不親煩苦傷恩方刺史奏事時宜明申敕

師古曰申束也謂約

束也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臣愚不知治道唯明主察焉

上嘉納之宣數言政事便宜舉奏部刺史郡國二千石

所貶退稱進白黑分明

師古曰稱舉也白黑猶言清濁也

繇是知名

師古

曰繇讀

與由同出為臨淮太守政教大行會陳留郡有大賊廢

亂

師古曰廢亂者政教不行也

上徙宣為陳留太守盜賊禁止吏民

敬其威信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為真始高陵令楊湛

櫟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持郡短長前二千石數案不

能竟

師古曰雖每案驗之不能窮竟其事○宋祁曰謝疑作尉字

及宣視事詣府謁

宣設酒飯與相對接待甚備已而陰求其罪臧具得所

受取宣察湛有改節敬宣之效廼手自牒書條其姦臧

師古曰牒書謂書於簡牒也

封與湛曰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以為

疑於主守盜

孟康曰法有主守盜斷官錢自入已也○宋祁曰注文也字當刪

馮翊敬

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

師古曰依當時律條臧五十金則至重罪

故密以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復伸眉於後

師古曰伸

眉言無憂也且令自去職不廢其後更為官

即無其事復封還記得為君分

明之

師古曰記謂所與湛書也分明謂考問使知清白也宣恐其距諱即欲驗治之

湛自知罪

臧皆應記

師古曰與宣書記相當

而宣辭語溫潤無傷害意湛即



時解印綬付吏為記謝宣終無怨言而櫟陽令游自以

大儒有名輕宣宣獨移書顯責之曰告櫟陽令吏民言

令治行煩苛適罰作使千人以上

師古曰適讀曰適

賊取錢財

數十萬給為非法

師古曰言斂取錢財以供給興造非法之用○宋祁曰賊字浙本作賦字

賣買聽任富吏賈數不可知

師古曰賈讀曰價

證驗以明白欲

遣吏考案恐負舉者恥辱儒士

師古曰游本因薦舉得官而身又是儒者故云

然○宋祁曰以明疑作已

故使掾平鑄令

如淳曰平鑄激切使之自知過也晉灼曰王常為光

武鑄說其將帥此謂徐以微言鑄鑿遣之也師古曰平掾之名鑄謂琢鑿也鑄音子全反○蕭該音義曰按晉

灼之意引錫與之言能無說乎出論語異與之孔子曰  
言蓋依鄧展錫音子緣反與此引晉灼不同

陳力就列不能者止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答冉有李路之言也列次也言自審已之力

用而就官次不能則退

令詳思之方調守

師古曰言欲選人且代游守令職

游得

檄亦解印綬去又頻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為數郡湊多

盜賊其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遷未嘗治民職

不辦而粟邑縣小辟在山中

師古曰辟讀曰僻

民謹樸易治令

鉅鹿尹賞久郡用事吏為樓煩長舉茂材遷在粟宣即

以令奏賞與恭換縣

師古曰時令條有材不稱職得改之

二人視事數月

而兩縣皆治宣因移書勞勉之曰昔孟公綽優於趙魏

而不宜滕薛

師古曰孟公綽魯大夫也論語云孔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

夫言器能各有所施也趙魏晉之卿族老謂冢之長相也滕薛小國諸侯也

故或以德顯或

以功舉君子之道焉可憊也

蘇林曰憊同也兼也晉灼曰憊音誣師古曰論語載

子夏之言謂行業不同所守各異唯聖人為能體備之○蕭該曰學林云此傳直用憊字以當誣字耳憊有空之義可借與屬縣各有賢君馮翊垂拱蒙成

師古曰自言端拱無

為而受縣之成功

願勉所職卒功業

師古曰卒終也

宣得郡中吏民罪

名輒召告其縣長吏使自行罰曉曰府所以不自發舉

者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長吏莫不喜懼免冠謝  
宣歸恩受戒者宣為吏賞罰明用法平而必行所居皆  
有條教可紀多仁恕愛利

師古曰愛人而安利也

也陽令舉廉吏

獄掾王立府未及召聞立受囚家錢宣責讓縣縣案驗  
獄掾廼其妻獨受繫者錢萬六千受之再宿獄掾實不  
知掾慙恐自殺宣聞之移書池陽曰縣所舉廉吏獄掾  
王立家私受賕而立不知殺身以自明立誠廉士甚可  
閔惜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以顯其魂

師古曰以此職追贈府

掾史素與立相知者皆予送葬及日至休吏

師古曰冬至之日

不省官事故休吏

賊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

蓋禮貴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來久

師古曰繇讀與

由同由從也

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從衆歸對

妻子設酒肴請鄰里壹关相樂

應劭曰以壹关相樂也晉灼曰書篆形壹关字

象壹关因曰壹关此說非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壹关謂一為歡关耳关古笑字也

斯亦可矣扶

慙愧官屬善之宣為人好威儀進止雍容甚可觀也性

密靜有思

師古曰有智思也音先寺反

思省吏職求其便安

師古曰省視也

下至財用筆研皆為設方略利用而省費

師古曰利便也省減也便

於用而減於費也省所領反

吏民稱之郡中清靜遷為少府共張職

辦

師古曰共讀曰供音居用反張音竹亮反

月餘御史大夫于永卒谷永上

疏曰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

曠

師古曰工官也曠空也

故臯陶曰知人則哲能官人

師古曰虞書臯陶謨

之辭也哲智也無所不知故能官人也

御史大夫內承本朝之風化外佐

丞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材所能堪今當選於群

卿以克其缺得其人則萬姓欣喜百僚說服

師古曰說讀曰悅

不得其人則大職墮斃王功不興

師古曰墮毀也斃壞也墮音火規反斃音

丁固反

虞帝之明在茲壹舉可不致詳竊見少府宣材茂

行絜達於從政前為御史中丞執憲轂下

師古曰言在天子輦轂之

下不吐剛茹柔

師古曰大雅烝民之詩云惟仲山甫剛亦不吐柔亦不茹言其平正也茹食也

音人度反

舉錯時當

師古曰言其合時而當理也當音丁浪反

出守臨淮陳留二

郡稱治為左馮翊崇教養善威德並行衆職脩理姦軌

絕息辭訟者歷年不至丞相府赦後餘盜賊什分三輔

之一

文頤曰減三輔之賊什九也

功效卓爾自左內史初置以來未

嘗有也

師古曰馮翊本左內史之地故云然

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所以言譽人者必當試之以事

宣考績功課簡在兩府

師古曰簡大也亦曰明也兩府丞相御史府也

不敢過稱以奸欺誣之臯

師古曰過

稱謂踰其實而妄稱譽之也奸犯也音干

臣聞賢材莫大於治人宣已有效

其法律任廷尉有餘經術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身

兼數器有退食自公之節

師古曰自從也召南羔羊之詩美在位皆節儉正直其詩

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言卿大夫履行清絜減退膳食率從公道也

宣無私黨游說之助

臣恐陛下忽於羔羊之詩舍公實之臣任華虛之譽是



用越職陳宣行能唯陛下留神考察上然之遂以宣為御史大夫數月代張禹為丞相封高陽侯食邑千戶宣除趙貢兩子為史貢者趙廣漢之兄子也為吏亦有能名宣為相府辭訟例不滿萬錢不為移書後皆遵用薛侯故事然官屬譏其煩碎無大體不稱賢也時天子好儒雅宣經術又淺上亦輕焉久之廣漢郡盜賊羣起丞相御史遣掾史逐捕不能克上廼拜河東都尉趙護為廣漢太守以軍法從事數月斬其渠帥鄭躬

師古曰渠大也降

者數千人廼平會邛成太后崩喪事倉卒吏賦斂以趨

辦

師古曰邛成太后宣帝王皇后也趨讀曰趣言苟取辦

其後上聞之以過丞相

御史遂冊免宣曰君為丞相出入六年忠孝之行率先

百僚朕無聞焉

師古曰不聞其有此行也

朕既不明變異數見歲比

不登倉廩空虛

師古曰比頻也登成也年穀不成○宋祁曰多朕既不明止空虛十六字百

姓饑饉流離道路疾疫死者以萬數人至相食盜賊並

興羣職曠廢是朕之不德而股肱不良也廼者廣漢群

盜橫恣殘賊吏民朕惻然傷之數以問君君對輒不如

其實西州鬲絕幾不為郡

師古曰鬲與隔同幾音鉅依反

三輔賦歛無

度酷吏並緣為姦

師古曰並音步浪反

侵擾百姓詔君案驗復無

欲得事實之意九卿以下咸承風指同時陷于謾欺之

辜咎繇君焉

師古曰謾誑也音慢又音莫干反繇讀與由同

有司法君領職解

嫚

師古曰法謂據法以効也解讀曰懈嫚與慢同

開謾欺之路傷薄風化無以

帥示四方不忍致君于理其上丞相高陽侯印綬罷歸

初宣為丞相而翟方進為司直宣知方進名儒有宰相

器深結厚焉後方進竟代為丞相思宣舊恩宣免後二

歲薦宣明習文法練國制度

師古曰練猶熟也言其詳熟

前所坐過

薄可復進用上徵宣復爵高陽侯加寵特進位次師安

昌侯給事中視尚書事宣復尊重任政數年後坐善定

陵侯淳于長罷就第初宣有兩弟明脩明至南陽太守

脩歷郡守京兆尹少府善交接得州里之稱後母常從

脩居官宣為丞相時脩為臨菑令宣迎後母脩不遣後

母病死脩去官持服宣謂脩三年服少能行之者兄弟

相較不可

師古曰較者執意不同猶如色之間雜

脩遂竟服繇是兄弟不

和師古曰繇讀曰由

久之哀帝初即位博士申咸給事中亦東

海人也毀宣不供養行喪服薄於骨肉前以不忠孝免

不宜復列封侯在朝省宣子況為右曹侍郎數聞其語

賅客揚明欲令創咸面目使不居位

師古曰創謂傷之也音初良反其下

並同○蕭該音義曰賅韋昭曰行貨財以有求於人口賅字林以財枉法相謝曰賅音巨又反該案今人亦為

求音會司隸缺况恐咸為之遂令明遮斫咸宮門外斷鼻

脣身八創事下有司御史中丞衆等奏况朝臣父故宰

相再封列侯不相敕丞化

○宋祁曰丞當作承

而骨肉相疑疑咸

受脩言以謗毀宣咸所言皆宣行迹衆人所共見公家

所宜聞況知咸給事中恐為司隸舉奏宣而公令明等

迫切宮闕要遞創戮近臣於大道人衆中欲以鬲塞聰

明杜絕論議之端

師古曰鬲與鬲同杜塞也

桀黠無所畏忌萬衆謹

譁流聞四方不與凡民忿怒爭鬪者同臣聞敬近臣為

近主也禮下公門式路馬

師古曰過公門則下車見路馬則撫式蓋崇敬也式車前

橫君畜產且猶敬之春秋之義意惡功遂不免於誅

師古曰

曰遂成也言舉意不善雖有成功猶加誅

上浸之源不可長也

師古曰浸近也言傷戮大

臣有所逼近也浸字或作侵侵犯也其意兩通長音竹兩反

況首為惡明手傷功意

俱惡

孟康曰手傷人為功使人行傷人者為意

皆大不敬明當以重論及況

皆弃市廷尉直以為律曰鬪以刃傷人完為城旦其賊

加罪一等與謀者同罪詔書無以詆欺成罪

師古曰詆毀也音丁

禮傳曰遇人不以義而見痕者與痛人之罪鈞惡不直

也

應劭曰以杖手毆擊人剥其皮膚腫起青黑而無創

癰者律謂痕痛遇人不以義為不直雖見毆與毆人

罪同也師古曰痕音侈痛音鮪○蕭該音義曰案晉灼

曰痕音侈侈裂也韋昭曰痕謂毀傷也痕音胥地反說

文曰痕毆傷也手支反又思詣反痛說文曰

咸厚善脩

痛病也該案三倉云痛瘡也音如鮪魚之鮪

而數稱宣惡流聞不誼不可謂直

師古曰言咸為脩而毀宣是不誼而不直

況以故傷咸計謀已定後聞置司隸因前謀而趣明

師古

曰趣讀曰促

非以恐咸為司隸故造謀也本爭私變雖於掖

門外傷咸道中與凡民爭鬪無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

古今之通道三代所不易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

則至於刑罰不中刑罰不中而民無所錯手足

師古曰論語載

孔子之言也錯置也音千故反

今以況為首惡明手傷為大不敬公私

無差春秋之義原心定罪

師古曰原謂尋其本也

原況以父見謗



發忿怒無它大惡加詆欺輯小過成大辟

師古曰輯與集同集合也

陷死刑違明詔恐非法意不可施行聖王不以怒增刑

明當以賊傷人不直

師古曰以其受賊也

況與謀者皆爵減完為

城旦

師古曰以其身有爵級故得減罪而為完也況身及同謀之人皆從此科

上以問公卿

議臣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以中丞議是自將軍以下

至博士議郎皆是廷尉況竟減罪一等

○宋祁曰罪字上當有死字

徙敦煌宣坐免為庶人歸故郡卒於家宣子惠亦至二千石始惠為彭城令宣從臨淮遷至陳留過其縣橋梁

郵亭不脩

師古曰郵行書之舍亦如今之驛及行道館舍也音尤

宣心知惠不能

留彭城數日案行舍中處置什器

師古曰處安也什器為生之具也解在平

紀觀視園菜終不問惠以吏事惠自知治縣不稱宣意

遣門下掾送宣至陳留令掾進見自從其所問宣不教

戒惠吏職之意

師古曰若自出其意不云惠使之言

宣笑曰吏道以法令

為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眾人

傳稱以宣言為然初宣後封為侯時妻死而敬武長公

主寡居上令宣尚焉及宣免歸故郡公主留京師後宣

卒主上書願還宣葬延陵奏可況私從敦煌歸長安會  
赦因留與主私亂哀帝外家丁傅貴主附事之而疏王  
氏元始中莽自尊為安漢公主又出言非莽而況與呂  
寬相善及寬事覺時莽并治況發揚其罪使使者以太  
皇太后詔賜主藥主怒曰劉氏孤弱王氏擅朝排擠宗

室

師古曰擠墜也音子詣反○宋  
祁曰擠玉篇云子詣子稽二切

且嫂何與取妹披抉

其閨門而殺之

師古曰敬武公主宣帝女也故謂元后  
為嫂披發也抉挑也與讀曰豫豫干也

言此事不干於嫂也抉音古穴反挑音宅凋反○宋祁  
曰抉字林曰抉挑也音一穴反蕭該案左傳云鄒人統

扶之以出門者又曰以杙扶其傷

使者迫守主

師古曰守而逼之

遂飲藥死況

梟首於市白太后云主暴病薨太后欲臨其喪莽固爭

乃止

朱博字子元杜陵人也家貧少時給事縣為亭長好客

少年捕搏敢行

師古曰好賓客及少年而追捕擊搏無所避也

稍遷為功曹伉

俠好交

師古曰伉健也音口浪反

隨從士大夫不避風雨是時前將

軍望之子蕭育御史大夫萬年子陳咸以公卿子著材

知名博皆友之矣時諸陵縣屬太常博以太常掾察廉

補安陵丞後去官入京兆歷曹史列掾出為督郵書掾  
所部職辦郡中稱之而陳咸為御史中丞坐漏泄省中  
語下獄博去吏間步至廷尉中

師古曰去吏自解職也  
間步謂步行而伺間隙

以去候伺咸事咸掠治困篤博詐得為醫入獄得見咸具

知其所坐罪博出獄又變姓名為咸驗治數百

師古曰  
謂被掠

也卒免咸死罪咸得論出而博以此顯名為郡功曹久

之成帝即位大將軍王鳳秉政奏請陳咸為長史咸薦  
蕭育朱博除莫府屬鳳甚奇之舉博櫟陽令徙雲陽平

陵三縣以高第入為長安令京師治理遷冀州刺史博

本武吏不更文法

師古曰更歷也音工衡反

及為刺史行部

師古曰行音下

更反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且留此

縣錄見諸自言者事畢廼發欲以觀試博博心知之告

外趣駕

師古曰趣讀曰促

既白駕辦博出就車見自言者使從

事明敕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

郡

師古曰丞尉職卑皆黃綬

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

詣治所

師古曰治所刺史所止理事處○宋祁曰楊本并別本云使者還部越本無使者二字

其

民為吏所寃及言盜賊辭訟事各使屬其部從事

師古曰屬

妻也音博之欲反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

不意博應事變廼至於此後博徐問果老從事教民聚

會博殺此吏州郡畏博威嚴徙為并州刺史護漕都尉

遷琅邪太守齊部舒緩養名

師古曰言齊人之俗其性遲緩多自高大以養名聲

博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臥

師古曰右曹上曹也移病謂移書言病也一曰

以病而博問其故對言惶恐

師古曰言懼

故事二千石

新到輒遣吏存問致意廼敢起就職博奮髯抵几曰

師古

曰髯頰毛也  
抵擊也音紙

觀齊兒欲以此為俗邪廼召見諸曹史書

佐及縣大吏選視其可用者出教置之

師古曰皆新補置以代移病者

皆斥罷諸病吏白巾走出府門郡中大驚頃之門下掾

贛遂耆老大儒教授數百人拜起舒遲博出教主簿

師古

曰以此教告主簿

贛老生不習吏禮主簿且教拜起閑習廼止

又敕功曹官屬多褰衣大袒

師古曰袒音紹謂大褻也○蕭該音義曰按韋昭曰

袴上曰袒音黍  
褻反卸展音紹

不中節度自今掾史衣皆令去地三寸

博尤不受諸生所至郡輒罷去議曹曰豈可復置謀曹



邪文學儒吏時有奏記稱說云云博見謂曰如太守漢

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耳亡奈生所言聖人道何也

師古

曰言不能

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為陳說之其折逆人如

此視事數年大改其俗掾史禮節如楚趙吏博治郡常

令屬縣各用其豪桀以為大吏文武從宜

師古曰各因其材而任之

縣有劇賊及它非常博輒移書以詭責之其盡力有效

必加厚賞懷詐不稱誅罰輒行

師古曰稱副也

以是豪強熟服

師古曰熟音之涉反

姑幕縣有群輩八人報仇廷中皆不得

師古曰於

縣廷之中報仇殺人而  
其賊皆亡捕之不得也

長吏自繫書言府賊曹掾史自

白請至姑幕事留不出功曹諸掾即皆自白復不出於

是府丞詣閤博廼見丞掾曰以為縣自有長吏府未嘗

與也丞掾謂府當與之邪

師古曰與讀皆曰豫

閤下書佐入博口

占檄文曰

師古曰隱度其言口授之占音之瞻反

府告姑幕令丞言賊發

不得有書

師古曰言已得縣之文書如此

檄到令丞就職游徼王卿力

有餘如律令

師古曰游徼職主捕盜賊故云如律令

王卿得敕惶怖親屬

失色晝夜馳騫

○蕭該音義曰字書曰騫亂馳也

十餘日間捕得五人

博復移書曰王卿憂公甚效檄到齎伐閱詣府

師古曰伐功勞

也閱所經歷也○蕭該音義曰字林曰閱其數也

部掾以下亦可用漸盡其餘

矣

師古曰部掾所部之掾也

其操持下皆此類也以高第入守左馮

翊滿歲為真其治左馮翊文理聰明殊不及薛宣而多

武譎網絡張設少愛利敢誅殺

師古曰言少仁愛而不能便利於人

然亦

縱舍時有大貸

師古曰縱放也舍置也貸謂寬假於下也音吐戴反

下吏以此為

盡力長陵大姓尚方禁

師古曰姓尚方名禁

少時嘗盜人妻見所

創著其頰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聞知以它事

召見視其面果有癥

師古曰癥創痕也音盤痕音胡恩反

博辟左右問禁

師古曰辟讀曰闕

是何等創也禁自知情得

師古曰言其得被斫之情狀

叩

頭服狀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

師古曰言情欲之事人所不免

馮翊

欲洒卿恥技拭用禁

師古曰技拭摩也洒音先禮反技音文粉反

能自效不

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

師古曰言盡死力也

博因敕禁毋得泄語

有便宜輒記言

師古曰不令泄技拭之言而外有便宜之事為書記以言於博

因親信

之以為耳目禁晨夜發起部中盜賊及它伏姦有功效

博擢禁連守縣令久之召見功曹閉閣數責以禁等事

與筆札使自記積受取一錢以上無得有所匿

師古曰積累前

後受取之事

欺謾半言斷頭矣

師古曰謾誑也音慢又音莫連反

功曹惶怖

具自疏姦臧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廼令就席受

敕自改而已投刀使削所記遣出就職功曹後常戰栗

不敢蹉跌

師古曰蹉音千何反跌音徒結反

博遂成就之

師古曰言遷進達也

為大司農歲餘坐小法左遷犍為太守先是南蠻若兒

數為寇盜

師古曰若兒其豪長之名

博厚結其昆弟使為反間襲殺

之師古曰問音居覓反郡中清徙為山陽太守病免官復徵為光

祿大夫遷廷尉職典決疑當讞平天下獄博恐為官屬

所誣視事召見正監典法掾史謂曰廷尉本起於武吏

不通法律幸有衆賢亦何憂然廷尉治郡斷獄以來且

二十年亦獨耳剽日久

師古曰剽劫也猶言行聽也剽音平妙反

三尺律令

人事出其中

師古曰言可以人情知之

掾史試與正監共撰前世決

事吏議難知者數十事持以問廷尉得為諸君覆意之

如淳曰但欲用意覆之不近法律事故也師古曰覆音方日反

正監以為博苟強意未

必能然即共條白焉博皆召掾史並坐而問為平處其

輕重十中八九

師古曰中音竹仲反

官屬咸服博之疏畧材過人

也每遷徙易官所到輒出奇譎如此以明示下為不可

欺者久之遷後將軍與紅陽侯立相善立有罪就國有

司奏立黨友博坐免後歲餘哀帝即位以博名臣召見

起家復為光祿大夫遷為京兆尹數月超為大司空初

漢興襲秦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太尉至武帝罷太尉始

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非有印綬官屬也及成帝時

何武為九卿建言古者民樸事約

師古曰立此議而奏之也約少也

國

之輔佐必得賢聖然猶則天三光備三公官各有分職

師古曰則法也三光日月星也分音扶問反

今末俗之弊政事煩多

○宋祁曰之監

本邵本作之校本作文

宰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獨兼三公之

事所以久廢而不治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

職授政以考功效其後上以問師安昌侯張禹以為

然時曲陽侯王根為大司馬票騎將軍而何武為御史

大夫於是上賜曲陽侯根大司馬印綬置官屬罷票騎

將軍官以御史大夫何武為大司空封列侯皆增奉如



丞相以備三公官焉

師古曰奉音扶用反

議者多以為古今異制

漢自天子之號下至佐史皆不同於古而獨改三公職事難分明無益於治亂是時御史府吏舍百餘區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栢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烏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

師古曰史言此

者著御史大夫之職當休廢也○宋祁曰顏之推云漢書御史府中列栢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朝夕烏而文士往往作烏為用之浙本亦作烏予謂烏字當作鳥字

後二歲餘朱博為

大司空奏言帝王之道不必相襲各繇時務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高皇帝以聖德受命建立鴻業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

典正法度以職相參總領百官上下相監臨歷載二百

年天下安寧今更為大司空與丞相同位未獲嘉祐故

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為御史

大夫任職者為丞相位次有序所以尊聖德重國相也

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為丞相

師古曰更經也音工衡反

權

輕非所以重國政也臣愚以為大司空官可罷復置御

史大夫遵奉舊制臣願盡力以御史大夫為百僚率哀

帝從之廼更拜博為御史大夫會大司馬喜免

○宋祁曰喜字

上當有傳字

以陽安侯丁明為大司馬衛將軍置官屬大司

馬冠號如故事後四歲哀帝遂改丞相為大司徒復置

大司空大司馬馬初何武為大司空又與丞相方進共

奏言古選諸侯賢者以為州伯書曰咨十有二牧

師古曰虞

書舜典之辭也○宋祁曰浙本云咨十有二牧配哉

所以廣聰明燭幽隱也今部

刺史居牧伯之位秉一州之統選第大吏所薦位高至

九卿所惡立退任重職大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

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失位次

之序臣請罷刺史更置州牧以應古制奏可及博奏復

御史大夫官

○宋祁曰復字下當有置字

又奏言漢家至德溥大宇

內萬里

師古曰溥與普同

立置郡縣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

國吏民安寧故事居部九歲舉為守相其有異材功效

著者輒登擢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

師古曰勸功自勸勉而立功也

前丞相方進奏罷刺史更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

卿九卿缺以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

夷

師古曰陵夷漸廢替

姦軌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奏可

博為人廉儉不好酒色游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椀夜寢早起妻希見其面有一女無男然好樂士大夫為郡守九卿賓客滿門欲仕宦者薦舉之欲報仇怨者解劔以帶之其趨事待士如是博以此自立然終用敗初哀帝祖母定陶太后

○宋祁曰陶字下當有傳字

欲

求稱尊號太后從弟高武侯傳喜為大司馬與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共持正議孔鄉侯傳晏亦太后從弟調

諛欲順指會博新徵用為京兆尹與交結謀成尊號以

廣孝道繇是師丹先免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博代為大司空數燕

見奏封事言丞相光志在自守不能憂國大司馬喜至

尊至親阿黨大臣無益政治上遂罷喜遣就國免光為

庶人以博代光為丞相封陽鄉侯食邑二千戶博上書

讓曰故事封丞相不滿千戶而獨臣過制誠慙懼願還

千戶上許焉傳太后怨傳喜不已使孔鄉侯晏風丞相

令奏免喜侯

師古曰風讀曰諷

博受詔與御史大夫趙玄議玄

言事已前決得無不宜

師古曰得無猶言無乃也

博曰已許孔鄉侯

有指匹夫相要尚相得死何況至尊博唯有死耳玄即

許可博惡獨斥奏喜以故大司空汜鄉侯何武前亦坐

過免就國

師古曰汜音凡

事與喜相似即并奏喜武前在位皆

無益於治雖已退免爵土之封非所當得也請皆免為

庶人上知傳太后素常怨喜疑博玄承指即召玄詣尚

書問狀玄辭服有詔左將軍彭宣與中朝者雜問宣等

劾奏博宰相玄上卿晏以外親封位特進股肱大臣上

所信任不思竭誠奉公務廣恩化為百寮先皆知喜武

前已蒙恩詔決事更三赦

師古曰詔已罷官事又經三赦也更音工衡反

博執

左道虧損上恩以結信貴戚背君鄉臣

師古曰鄉讀曰嚮

傾亂

政治姦人之雄附下罔上為臣不忠不道玄知博所言

非法枉義附從大不敬晏與博議免喜失禮不敬臣請

詔謁者召博玄晏詣廷尉詔獄制曰將軍中二千石二

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右將軍矯望等四十四人

師古

曰矯音矯○蕭該案呂靖曰矯毒蟲也已兆反今借以為矯字此蓋古字無定耳

以為如宣等



言可許諫大夫龔勝等十四人以為春秋之義姦姦以事

君常刑不舍

師古曰舍置也

魯大夫叔孫僑如欲顓公室諸其

族兄季孫行父於晉晉執囚行父以亂魯國春秋重而

書之

師古曰僑如叔孫宣伯也行父季文子也宣伯通於成公之母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使告晉曰

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

之不然歸必畔矣晉人執文

子于莒丘事在成十六年

今晏放命圯族干亂朝政

要大臣以罔上本造計謀職為亂階

師古曰此引詩小雅巧言之章也職

主也階者基之漸也

宜與博玄同罪罪皆不道上減玄死罪三等

削晏戶四分之一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博自殺國除初博以御史為丞相封陽鄉侯立以少府為御史大夫並拜於前殿延登受策有音如鍾聲語在五行志

贊曰薛宣朱博皆起佐史歷位以登宰相宣所在而治為世吏師及居大位以苛察失名師古曰苛細也器誠有極也

○宋祁曰別本

博馳騁進取不思道德已亡可言

師古曰言

其事行不足可道也

又見孝成之世委任大臣假借用權

師古曰假音休

假借音以物借人○家初曰注末當有之借二字借蕭該謂本作藉字若作借何煩更云音以物借人之借蓋

傳寫之繆世主已更好惡異前師古曰復附丁傳稱順孔鄉師古曰更改也

師古曰稱副也副其所求而順其意也稱音尺孕反事發見詰遂陷誣罔辭窮情

得仰藥飲鳩師古曰仰藥謂孔子曰久矣哉由之行詐

也博亦然哉師古曰論語云子疾病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子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

臣吾誰欺欺天乎故贊引之

前漢書卷八十三

前漢書卷八十三考證

薛宣傳都船獄吏○

臣召南

按百官表中尉屬官有都

船令丞

遷樂浪都尉丞○地理志樂浪郡有兩都尉其南部都尉治昭明縣東部都尉治不而縣

爲宛句令○宛句屬濟陰郡志作宛句

上廼拜河東都尉趙護為廣漢太守云云○按成帝紀鴻嘉三年廣漢男子鄭躬等自號山君四年趙護擊

之遷護為執金吾公卿表護字子夏以元延元年為  
執金吾

廷尉直○

臣召南

按公卿表即廷尉龐真也真字與直

字相近而誤缺筆耳

朱博傳封陽鄉侯食邑二千戶○按表作楊鄉又下文  
願還千戶表作還千五十戶

即召元詣尚書問狀○胡三省曰丞相御史同奏而獨  
召問玄者以博強毅多權詐難遽得其情而玄易以

窮詰也

右將軍矯望等○

臣召南

按此哀帝建平二年八月事

也據公卿表光祿勳丁望為左將軍執金吾公孫祿為右將軍至三年矯望始為右將軍此文似應云左將軍丁望等或因其名偶同而誤也

前漢書卷八十三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八百九

史部

前漢書卷八十四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翟方進傳第五十四

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上蔡人也家世微賤至方進父翟

公好學為郡文學方進年十二三失父孤學給事太守

府為小史號遲頓不及事

師古曰頓讀曰鈍

數為掾史所詈辱

方進自傷廼從汝南蔡父相問已能所宜

師古曰言從何術孰可以

自達蔡父大奇其形貌謂曰小史有封侯骨當以經術進

努力為諸生學問

淳化本努力作怒

方進既厭為小史聞蔡父言

心喜因病歸家辭其後母欲西至京師受經母憐其幼

○宋祁曰於母字上疑有後字

隨之長安織屨以給方進讀經博士受

春秋積十餘年經學明習徒衆日廣諸儒稱之以射策

甲科為郎二三歲舉明經遷議郎是時宿儒有清河胡

常

師古曰宿久舊也

與方進同經常為先進名譽出方進下

師古

曰常官學雖在前而名譽不及方進

心害其能論議不右方進師古曰毀短也○劉

敬曰多一論字

方進知之候伺常大都授時

師古曰都授謂總集諸生大講授也

遣門下諸生至常所問大義疑難因記其說如是者久

之常知方進之宗讓已

師古曰宗尊也

內不自得其後居士大

夫之間未嘗不稱述方進遂相親友河平中方進轉為

博士數年遷朔方刺史居官不煩苛所察應條輒舉甚

有威名再三奏事

師古曰刺史歲盡輒奏事京師也

遷為丞相司直從

上甘泉行馳道中司隸校尉陳慶劾奏方進没入車馬

既至甘泉宮會殿中慶與廷尉范延壽語時慶有章劾

自道行事以贖論

師古曰當祭泰時時行事有關失罪合贖○劉敞曰漢時人言行事成事

皆謂已行已成事也王充書亦有之又下文所謂自設不坐之比是也

今尚書持我事來

當於此決前我為尚書時嘗有所奏事忽忘之留月餘

師古曰言此者冀尚書忘已之事不奏○劉敞曰予謂非冀尚書忘已不奏也言及之耳尋下文可見方

進於是舉劾慶曰案慶奉使刺舉大臣故為尚書知機

事周密壹統明主躬親不解

師古曰解讀曰懈

慶有罪未伏誅

無恐懼心豫自設不坐之比

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

又暴揚尚書

事言遲疾無所在虧損聖德之聰明奉詔不謹皆不敬

師古曰旣自云不坐又言遲疾無所在此之二條於法皆為不敬

臣謹以効慶坐免官

會北地浩商為義渠長所捕亡

師古曰義渠北地之縣也商被縣長捕而逃亡

長取其母與豸豬連繫都亭下

師古曰以深辱之豸豕也音家

商兄

弟會賓客自稱司隸掾長安縣尉殺義渠長妻子六人亡丞相御史請遣掾史與司隸校尉部刺史并力逐捕

察無狀者

師古曰無狀謂商及義渠長本狀之違曲也○劉攽曰謂察司隸刺史捕賊之無狀者故

下文云以宰士督察奉使命大夫

奏可司隸校尉洵勳奏言春秋之義

王人微者序乎諸侯之上尊王命也臣幸得奉使以督

察公卿以下爲職

師古曰督視也

今丞相宣請遣掾史以宰士

督察天子奉使命大夫

師古曰謂丞相掾史爲宰士者言其宰相之屬官而位爲士也

奉使命大夫謂司隸也

甚諄逆順之理

師古曰諄乖也音布內反

宣本不師受

經術因事以立姦威案浩商所犯一家之禍耳而宣欲

專權作威乃害于乃國不可之大者

師古曰周書洪範云臣之有作福作

威乃凶于乃國害于厥躬故引之

願下中朝特進列侯

○宋祁曰乃監本作廼姚本刪

將軍以下正國法度議者以爲丞相掾不宜移書督趣

司隸

師古曰趣讀曰促

會浩商捕得伏誅家屬徙合浦故事司

隸校尉位在司直下初除謁兩府

師古曰丞相及御史也

其有所

會居中二千石前與司直並迎丞相御史初方進新視

事而涓勳亦初拜為司隸不肯謁丞相御史大夫後朝

會相見禮節又倨

師古曰倨傲也

方進陰察之勳私過光祿勳

辛慶忌又出逢帝舅成都侯商道路下車立頸過廼就

車

師古曰頤待也

於是方進舉奏其狀因曰臣聞國家之興尊

尊而敬長

○宋祁曰楊本復有敬長二字

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

師古

曰言王道綱紀以尊甲上下之禮為大也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無

不統焉丞相進見聖主御坐為起在輿為下

師古曰漢舊儀云皇

帝見丞相起謁者贊稱曰皇帝為丞相起起立乃坐皇帝在道丞相迎謁者贊稱曰皇帝為丞相下輿立乃

升羣臣宜皆承順聖化以視四方

師古曰視讀曰示

勳吏二千

石幸得奉使不遵禮儀輕謾宰相賤易上卿

師古曰謾讀與慢同

易音弋

而又詘節失度邪調無常

師古曰調古諳字也私過辛慶忌見王商

而下車是

色厲內荏

應劭曰荏屈撓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

猶穿窬之盜也與言外色莊厲

墮國體

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

而內懷荏弱故方進引以為言



朝廷之序不宜處位臣請下丞相免勳時大中大夫平  
當給事中奏言方進國之司直不自敕正以先羣下前  
親犯令行馳道中司隸慶平心舉劾方進不自責悔而  
內挾私恨伺記慶之從容語言師古曰從音七容反以詆欺成罪

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

後丞相宣以一不道賊

如淳曰律殺不辜一家三人為不道

請遣掾督趣司隸校尉司隸校尉勳自奏暴於朝廷今  
方進復舉奏勳議者以為方進不以道德輔正丞相苟  
阿助大臣欲必勝立威師古曰必勝必取勝宜抑絕其原勳素行

公直姦人所惡可少寬假使遂其功名上以方進所舉

應科不得用逆詐廢正法

師古曰逆詐者謂以詐意逆猜人也逆迎也論語子曰不

逆詐遂貶勳為昌陵令方進旬歲間免兩司隸

師古曰旬編也滿也

旬歲猶言滿歲也

若十日之一周

朝廷由是憚之丞相宣甚器重焉常

誠掾史謹事司直翟君必在相位不久是時起昌陵營

作陵邑貴戚近臣子弟賓客多辜權為姦利者

師古曰權專也

辜權者言已自專之它人取者輒有辜罪○宋祁曰學林云辜權者乃阻障而獨阻其利後漢靈帝紀光扣四年豪右辜權馬一匹至二百萬章懷注引前書音義曰辜障也謂障餘人賣買而自取其利此訓是也師古以

謂他人取者輒有辜罪此訓過矣

方進部掾史覆案發大姦臧數千萬

上以為任公卿

師古曰任堪也

欲試以治民徙方進為京兆尹

搏擊豪彊京師畏之時胡常為青州刺史聞之與方進

書曰竊聞政令甚明為京兆能則恐有所不宜

師古曰言當犯

迂貴戚而見毀也

方進心知所謂其後少弛威嚴

師古曰弛懈也

居官

三歲永始二年遷御史大夫數月會丞相薛宣坐廣漢

盜賊羣起及太皇太后喪時三輔吏並徵發為姦

師古曰並

音步浪反

免為庶人方進亦坐為京兆尹時奉喪事煩擾百

姓左遷執金吾二十餘日丞相官缺羣臣多舉方進上

亦器其能遂擢方進為丞相封高陵侯食邑千戶身既

富貴而後母尚在方進內行脩飭供養甚篤

師古曰飭謹也篤厚

也及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為身備漢

相不敢踰國家之制

師古曰漢制自文帝遺詔之後國家遵以為常大功十五日小功十

四日總麻七日方進自以大臣故云不敢踰制

為相公絜請託不行郡國

師古曰言

不以私事託於四方郡國

持法刻深舉奏牧守九卿峻文深詆

師古曰詆

毀也音丁禮反

中傷者尤多如陳咸朱博蕭育逢信孫闓之屬

皆京師世家以材能少歷牧守列卿知名當世而方進  
特立後起十餘年間至宰相據法以彈咸等皆罷退之  
初咸最先進自元帝初為御史中丞顯名朝廷矣成帝  
初卽位擢為部刺史歷楚國北海東郡太守陽朔中京  
兆尹王章譏切大臣而薦琅邪太守馮野王可代大將  
軍王鳳輔政東郡太守陳咸可御史大夫是時方進甫  
從博士為刺史云師古曰甫始也後方進為京兆尹咸從南陽  
太守入為少府與方進厚善先是逢信已從高第郡守

歷京兆太僕為衛尉矣官簿皆在方進之右

師古曰簿謂伐閱也

簿音主簿之簿○宋祁曰官簿一作簿

及御史大夫缺三人皆名卿俱在

選中而方進得之會丞相宣有事與方進相連上使五

二千石雜問丞相御史

晉灼曰大臣獄重故以秩二千石五人詰責之

咸詰責

方進冀得其處方進心恨初大將軍鳳奏除陳湯為中

郎與從事

師古曰每有政事皆與謀之而行也

鳳薨後從弟車騎將軍音

○宋祁曰即本無從字

代鳳輔政亦厚湯逢信陳咸皆與湯善湯

數稱之於鳳音所久之音薨鳳弟成都侯商復為大司

馬衛將軍輔政商素憎陳湯白其罪過下有司案驗遂

免湯徙敦煌時方進新為丞相陳咸內懼不安廼令小

冠杜子夏往觀其意微自解說師古曰解說猶今言分疏子夏既過

方進揣知其指不敢發言師古曰揣謂探求之音初委反○蕭該曰揣案集解音曰

揣音喘說文曰喘疾息也尺允反說文揣量也初委反又丁果反方言曰揣試也郭璞曰揣度試之也該謂今

讀揣音初委反居亡何師古曰無何猶言無幾謂少時方進奏咸與逢信邪枉

貪汙營私多欲皆知陳湯姦佞傾覆利口不軌而親交

賂遺以求薦舉後為少府數饋遺湯信咸幸得備九卿

不思盡忠正身內自知行辟亡功效

師古曰辟讀曰僻

而官媚

邪臣欲以徼幸苟得亡恥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

哉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謂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與讀曰歟

咸信之謂也過惡

暴見不宜處位臣請免以示天下奏可後二歲餘詔舉

方正直言之士紅陽侯立舉咸對策拜為光祿大夫給

事中方進復奏咸前為九卿坐為貪邪免自知罪惡暴

陳依託紅陽侯立徼幸有司莫敢舉奏冒濁苟容

師古曰冒

貪蔽也

不顧恥辱不當蒙方正舉備內朝臣并劾紅陽侯



立選舉故不以實有詔免咸勿劾立後數年皇太后姊  
子侍中衛尉定陵侯淳于長有罪上以太后故免官勿  
治罪有司奏請遣長就國長以金錢與立立上封事為  
長求留曰陛下既託文以皇太后故

蘇林曰託於詔文也

誠不可

更有它計

師古曰言不宜遣長就國

後長陰事發遂下獄

○宋祁曰浙本云陰

事發遂下獄

方進劾立懷姦邪亂朝政欲傾誤要主上狡猾

不道請下獄上曰紅陽侯朕之舅不忍致法遣就國於  
是方進復奏立黨友曰立素行積為不善衆人所共知

邪臣自結附託為黨庶幾立與政事欲獲其利

師古曰與讀曰

豫今立斥逐就國所交結尤著者不宜備大臣為郡守

案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闓故光祿大夫陳咸與立

交通厚善相與為腹心有背公死黨之信

師古曰死黨盡死力於朋

也黨欲相攀援死而後已

師古曰援引也已止也援音爰

皆內有不仁之

性而外有儁材過絕於人倫

○宋祁曰一作於人無倫字監本有倫字

勇猛

果敢處事不疑所居皆尚殘賊酷虐苛刻慘毒以立威

而亡纖介愛利之風

師古曰愛利謂仁愛而欲安利人也

天下所共知愚

者猶惑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師古

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用不仁之人則禮樂廢壞

言不仁之人亡所施用不仁

而多材國之患也此三人皆內懷姦猾國之所患而深相與結信於貴戚姦臣此國家大憂大臣所宜沒身而

爭也

師古曰沒盡也

昔季孫行父有言曰

○宋祁曰父疑作甫

見有善於

君者愛之若孝子之養父母也見不善者誅之若鷹鷂

之逐鳥爵也

師古曰事見左氏傳行父魯卿季文子也鷂似鷂而小今謂之土鷂音之然反

翅

翼雖傷不避也貴戚彊黨之衆誠難犯犯之衆敵並怨

善惡相冒

師古曰冒覆蔽也

臣幸得備宰相不敢不盡死請免

博閱咸歸故郡以銷姦雄之黨絕羣邪之望奏可咸既

廢錮

○宋祁曰姚本既作知

復徙故郡以憂發疾而死

○宋祁曰監本楊本

云以憂發疾而死別本越本云以憂死

方進知能有餘兼通文法吏事以

儒雅緣飭法律號為通明相天子甚器重之奏事亡不

當意內求人主微指以固其位初定陵侯淳于長雖外

戚然以能謀議為九卿新用事方進獨與長交稱薦之

及長坐大逆誅諸所厚善皆坐長免上以方進大臣又

素重之為隱諱方進內慙上疏謝罪乞骸骨上報曰定

陵侯長已伏其辜君雖交通傳不云乎朝過夕改君子

與之

師古曰與許也

君何疑焉其專心壹意毋怠近醫藥以自

持

○宋祁曰監本有近字別本無

方進廼起視事條奏長所厚善京兆

尹孫寶右扶風蕭育刺史二千石以上免二十餘人其

見任如此方進雖受穀梁然好左氏傳天文星厯其左

氏則國師劉歆星厯則長安令田終術師也

如淳曰劉歆及田終

術二人皆受學於方進

厚李尋以為議曹為相九歲綏和二年春

熒惑守心尋奏記言應變之權君侯所自明往者數白

三光垂象變動見端

張晏曰九年之中而日三食月朧側匿星孛營室東井熒惑守心

山川水泉反理視患

張晏曰元延中崑山崩壅江江水不流山地之鎮宜固而崩水逆流

反於常理所以示人患也師古曰視讀曰示

民人訛謠斥事感名

如淳曰斥事并水溢

之事也有言溢者後果并溢感名燕燕尾涎涎是也○宋祁曰注文并監作并

三者既效可為

寒心今提揚眉矢貫中

服虔曰提攝提星也揚眉揚其芒角也矢枉矢也孟康曰綏和

元年正月枉矢從東南入北斗攝提與北斗构建寅貫攝提中是也張晏曰矢一星貫中者謂正直弧中也

狼奮角弓且張

張晏曰狼一星奮角者有芒角也狼芒角則盜賊起天弓九星不欲明明猶張

也兵起之象

金歷庫土逆度

張晏曰庫二十星在軫南金太白也歷武庫則兵起土鎮星也

逆度逆行也

輔湛没火守舍

張晏曰北斗第四星旁一小星曰輔沈没不見則天下之兵銷

三十日為守舍謂日月所經宿舍也一曰火守舍熒惑守心師古曰湛讀曰沈

萬歲之期近慎

朝暮

師古曰萬歲之期謂死也慎朝暮者言其事在朝夕

上無惻怛濟世之功下

無推讓避賢之效欲當大位為具臣以全身難矣

師古曰具

臣具位之臣無功德也

大責曰加安得但保斥逐之勑

師古曰言其事重不

但斥逐而已○劉敞曰勑改戮

闔府三百餘人唯君侯擇其中與盡節

轉凶

師古曰三百餘人謂丞相之官屬也

方進憂之不知所出會郎賁麗

善為星

師古曰賁姓也麗名也賁音肥

言大臣宜當之上廼召見方進

還歸未及引決上遂賜冊曰皇帝問丞相君有孔子之

慮孟賁之勇朕嘉與君同心一意庶幾有成惟君登位

于今十年灾害並臻民被飢餓加以疾疫溺死關門牡

開

張晏曰元延元年章門函谷門牡自亡○宋祁曰按五行志注晉灼曰章城門西出南頭第一門也牡是

出竈者師古曰牡所以下閉者以鐵為之非出竈也

失國守備盜賊黨輩

師古曰黨衆多

○宋祁曰監本浙本作盜黨羣輩姚本作盜賊羣輩

吏民殘賊毆殺良民

師古曰毆擊也

音一反斷獄歲歲多前上書言事交錯道路懷姦朋黨相



為隱蔽皆亡忠慮羣下兇兇更相嫉妬

師古曰更音工衡反

其咎

安在觀君之治無欲輔朕富民便安元元之念間者郡

國穀雖頗孰

師古曰間謂近者以來

百姓不足者尚衆前去城郭

未能盡還夙夜未嘗忘焉朕惟往時之用與今一也

師古

曰謂財用也

百僚用度各有數君不量多少一聽群下言用

度不足奏請一切增賦稅城郭墾及園田過更筭馬牛

羊

張晏曰一切權時也墾城郭旁地園田入多益其稅也百人為卒取一人所贍常為之用用二千使人直

之謂之過更又牛馬羊頭數出稅筭千輪二十也師古曰墾音人緣反解在食貨志

增益鹽鐵變

更無常朕既不明隨奏許可後議者以為不便制詔下

君君云賣酒醪後請止未盡月復奏議令賣酒醪朕誠

怪君何持容容之計無忠固意

師古曰容容隨衆上下也

將何以輔

朕帥道羣下而欲久蒙顯尊之位豈不難哉

師古曰蒙冒也

傳

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

師古曰孝經之言也

欲退君位尚未

忍君其孰念詳計塞絕姦原憂國如家務使百姓以輔

朕朕既已改君其自思強食慎職使尚書令賜君上尊

酒十石養牛一君審處焉方進即日自殺

如淳曰漢儀注有天地大

變天下大過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賜上尊酒十斛牛一頭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即上病使者還未白事尚書以上祕之遣九卿冊贈以丞相高陵侯印丞相不起病聞

綬賜乘輿祕器少府供張柱檻皆衣素

師古曰柱屋柱也檻軒前闌版

也皆以白素衣之

天子親臨弔者數至禮賜異於它相故事

師古

曰漢舊儀云丞相有疾皇帝法駕親至問疾從西門入即薨移居第中車駕往弔賜棺棺斂具贈錢葬地葬日公卿已下會葬焉○宋祁曰注文已字當作也諡曰恭侯長子宣嗣宣字太伯

亦明經篤行君子人也及方進在為關都尉南郡太守

師古曰言方進未死之時宣已為此官

少子曰義義字文仲少以父任為

郎稍遷諸曹年二十出為南陽都尉宛令劉立與曲陽

侯為婚又素著名州郡輕義年少義行太守事行縣至

宛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其下並同丞相史在傳舍立持酒肴謁丞相史

對飲未訖○宋祁曰相對飲漸本無相字景祐本無飲字會義亦往外吏白都

尉方至立語言自若師古曰自若言如故○宋祁曰自監本作目須臾義至

內謁徑入師古曰內謁猶今之通名也立廼走下義既還大怒陽以

它事召立至以主守盜十金賊殺不辜部掾夏恢等叔

縛立傳送鄧獄師古曰部分其掾而遣之鄧亦南陽之縣恢亦以宛大縣恐

見篡奪白義可因隨後行縣送鄧

師古曰因太守行縣以立白隨即送鄧之

獄義曰欲令都尉自送則如勿收邪

師古曰言若都尉自送至獄不如本

不收載環宛市廼送

師古曰環繞也音下串反

吏民不敢動威震南

陽立家輕騎馳從武關入語曲陽侯曲陽侯白成帝帝

以問丞相方進遣吏敕義出宛令宛令已出吏還白狀

方進曰小兒未知為吏也其意以為入獄當輒死矣

師古

曰謂其不知立有所持挾以自免脫

後義坐法免起家而為弘農太守遷

河內太守青州牧所居著名有父風烈徙為東郡太守

數歲平帝崩王莽居攝義心惡之乃謂妙子上蔡陳豐  
曰新都侯攝天子位號令天下故擇宗室幼稚者以為  
孺子依託周公輔成王之義且以觀望

師古曰言漸必  
試天下人心

代漢家其漸可見方今宗室衰弱外無彊蕃天下傾首  
服從莫能亢扞國難吾幸得備宰相子身守大郡父子  
受漢厚恩義當為國討賊以安社稷欲舉兵西誅不當  
攝者選宗室子孫輔而立之設令時命不成死國埋名  
猶可以不慙於先帝

師古曰埋名謂  
身埋而名立

今欲發之乃肯從

我乎

師古曰乃汝也

豐年十八勇壯許諾義遂與東郡都尉劉

宇嚴鄉侯劉信信弟武平侯劉璜結謀及東郡王孫慶

素有勇略以明兵法徵在京師義廼詐移書以重罪傳

逮慶

師古曰追赴獄也

於是以九月都試日

如淳曰太守都尉令長丞尉會都試

課殿最也

斬觀令

文潁曰觀縣名師古曰音工渙反

因勒其車騎材官士募

郡中勇敢部署將帥嚴鄉侯信者東平王雲子也雲誅

死信兄開明嗣為王薨無子而信子匡復立為王故義

舉兵并東平立信為天子義自號大司馬柱天大將軍

以東平王傳蕪隆為丞相中尉臯丹為御史大夫移檄

郡國言莽鴆殺孝平皇帝矯攝尊號今天子已立共行

天罰

師古曰共讀曰恭

郡國皆震比至山陽衆十餘萬

師古曰比音必

寐反莽聞之大懼廼拜其黨親輕車將軍成武侯孫建為

奮武將軍光祿勳成都侯王邑為虎牙將軍明義侯王

駿為彊弩將軍春王城門校尉王況為震威將軍

師古曰春

王長安城東出北頭第一門也本名宣平門莽更改焉

宗伯忠孝侯劉宏為奮衝

將軍中少府建威侯王昌為中堅將軍中郎將震羌侯



竇兄為奮威將軍

師古曰兄讀曰況

凡七人自擇除關西人爲

校尉軍吏將關東甲卒發奔命以擊義焉復以太僕武

讓為積弩將軍屯函谷關將作大匠蒙鄉侯遂並為橫

槓將軍屯武關

師古曰遂姓也並名也遂音錄又音鹿今東郡有遂姓二音並得書本遂字或

作逮今河朔有逮姓自呼音徒戴反其義兩通

羲和紅休侯劉歆為揚武將軍

屯宛大保後丞丞陽侯甄邯為大將軍屯灞上

師古曰丞陽侯

音常鄉侯王惲為車騎將軍屯平樂館騎都尉王晏為

建威將軍屯城北城門校尉趙恢為城門將軍皆勒兵

自備

○宋祁曰兵字下疑有以字

莽曰抱孺子會羣臣而稱曰昔成

王幼周公攝政而管蔡挾祿父以畔

師古曰祿父紂子也父讀曰甫

今

翟義亦挾劉信而作亂自古大聖猶懼此況臣莽之斗

筭

師古曰斗筭自喻材器小也解在公孫劉田傳

羣臣皆曰不遭此變不章聖

德莽於是依周書作大誥

師古曰武王崩周公相成王而三監淮夷叛周公作大誥

莽自比周公故依放其事

曰惟居攝二年十月甲子攝皇帝若曰大

誥道諸侯王三公列侯子汝卿大夫元士御事

應劭曰言以大

道告於諸侯以下也御事主事也

不弔天降喪于趙傅丁董

應劭曰趙飛燕傅太

后丁太后董賢也師古曰不弔言不為天所弔  
閔降下也○宋祁曰注文閔字下疑有也字  
洪惟我

幼冲孺子當承繼嗣無疆大歷服事

師古曰洪大也惟思也冲稚也大思

幼冲孺子當承繼漢家無竟之歷服行政事

予未遭其明愍能道民於安況

其能往知天命

師古曰予莽自稱也言不遭遇明智之人以自輔佐而道百姓於安蓋為謙辭

也道讀曰導

熙我念孺子若涉淵水

師古曰熙嘆辭

予惟往求朕所

濟度奔走

師古曰言我當求所以濟度之故奔走盡力不憚勤勞

以傳近奉承高

皇帝所受命

師古曰傳讀曰附近音其靳反

予豈敢自比於前人乎

師古

曰前人謂周公

天降威明用寧帝室遺我居攝寶龜

師古曰威明猶言明

威也遺音  
弋季反

太皇太后以丹石之符廼紹天明意

師古曰紹承也

詔予即命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反虜故東郡太守翟

義擅興師動衆曰有大難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靖

師古曰

者述翟義之言云爾也西土於是動嚴鄉侯信誕敢犯

謂京師也言在東郡之西也

師古曰

祖亂宗之序天降威遺我寶龜固知我國有咎

誕大也

災使民不安師古曰咎病也言天所以降威遺龜者知國有災病義信當反天下不安之故也咎

讀與疵同○蕭該曰咎韋昭音疵咎字別有音於地理志及序傳中已具也

是天反復右我

漢國也

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右讀曰祐

粵其聞曰

孟康曰翟義反書上聞日也師古曰粵發

語辭也○宋祁曰景本曰作日

宗室之雋有四百人

孟康曰諸劉見在者

民獻儀

九萬夫

孟康曰民之表儀謂賢者

予敬以終於此謀繼嗣圖功

師古曰我

用此宗室之雋及獻儀者共謀圖國事終成其功

我有大事休予卜并吉

師古曰大

事戎事也言人謀既從卜又并吉是為美也

故我出大將告郡太守諸侯相

令長曰予得吉卜予惟以汝于伐東郡嚴鄉逋播臣

師古

曰逋亡也播散也

爾國君或者無不反曰難大民亦不靜亦惟

在帝宮諸侯宗室於小子族父敬不可征

師古曰言爾等國君或有

言曰禍難既大衆庶不安又劉信國之宗室於孺子為族父當加禮敬不可征討

帝不違卜

師古

曰卜既得吉  
天命不違

故予為冲人長思厥難曰烏虘義信所犯

誠動鰥寡哀哉

師古曰無妻無夫之人亦同受其害故可哀哉

予遭天役遺大

解難於予身以為孺子不身自卹

師古曰言天以漢家役事遺我而令身解

其難故我征伐以為孺

子除亂非自憂已身也予義彼國君泉陵侯上書

應劭曰泉

陵侯劉慶也上書  
令莽行天子事

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

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樂班度量而天下大服

師古

曰班謂布行也

太皇太后承順天心成居攝之義皇太子為孝

平皇帝子

師古曰皇太子即謂孺子

年在襁褓宜且為子知為人子

道令皇太后得加慈母恩畜養成就加元服然後復子

明辟

師古曰辟君也以明君之事還孺子

熙為我孺子之故

師古曰重數而言

予

惟趙傳丁董之亂遏絕繼嗣變剝適庶危亂漢朝以成

三觚

晉灼曰古厄字服虔曰厄會也謂三七二百一十歲師古曰適讀曰嫡○劉奉世曰觚者國統三絕

也隊極厥命

師古曰隊隕也極盡也

烏虜害其可不旅力同心戒

之哉

師古曰害讀曰曷曷何也旅陳也

予不敢僭上帝命

師古曰僭不信也言順天

命而征討

天休于安帝室興我漢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

師古

曰言天美於興復漢國故我惟用卜吉能安受此命

今天其相民况亦惟卜用

師古

曰言天道當思助人  
況更用卜吉可知矣

太皇太后肇有元城沙鹿之右

張晏

曰沙鹿在元城縣春秋時沙鹿崩王莽以為  
元后之祥語在元后傳師古曰右讀曰祐

陰精女主

聖朝之祥

李奇曰李親懷元后夢月入懷陰精女主之祥

配元生成以興我天

下之符遂獲西王母之應

孟康曰民傳祀西王母之應也

神靈之徵

師古

曰徵證也

以祐我帝室以安我太宗以紹我後嗣以繼我漢

功厥害適統不宗元緒者辟不違親辜不避戚

師古曰其有害

國之正統不尊大緒者當速  
加刑辟不避親戚適讀曰嫡

夫豈不愛亦惟帝室

師古曰非

不愛此人但為  
帝室不得止

是以廣立王侯並建曾玄俾屏我京師



綏撫宇內

師古曰屏謂蔽捍其難也

博徵儒生講道于廷論序垂繆

制禮作樂同律度量混壹風俗

師古曰混亦同也音胡本反

正天地

之位昭郊宗之禮定五時廟祧咸秩亡文

孟康曰諸廢祀無文籍皆

祭之建靈臺立明堂設辟雍張太學尊中宗高宗之號

服虔

曰宣帝元帝也

昔我高宗崇德建武克綏西域以受白虎威勝

之瑞

應劭曰元帝誅滅郅支單于懷輯西域時有獻白虎者所以威遠勝猛也

天地判合乾

坤序德

師古曰言元帝既有威德太后又兆符應則是天地乾坤夫妻之義相配合也判之言片也

太皇太后臨政有龜龍麟鳳之應五德嘉符相因而備

河圖雒書遠自昆侖出於重璽

師古曰昆侖河所出重璽洛所出皆有圖書故

本言之璽古野字

古讖著言肆今享實

師古曰肆故也言有其讖故今當其實

此

迺皇天上帝所以安我帝室俾我成就洪烈也

師古曰洪大也

烈業也

烏虜天明威輔漢始而大大矣

師古曰言因此難更以強大

爾

有惟舊人泉陵侯之言爾不克遠省爾豈知太皇太后

若此勤哉

師古曰言爾當思久舊之人泉陵侯所言爾不能遠省識古事豈知太后之勤乎天

毖勞我成功所

孟康曰天慎勞我國象成功之所在

予不敢不極卒安皇

帝之所圖事

師古曰卒終也言我不敢不終祖宗之業安帝室所謀之事

肆予告我

諸侯王公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

師古曰肆陳也陳其理而告之

天輔

誠辭

師古曰言有至誠之辭則為天所輔

天其累我以民予害敢不於祖

宗安人圖功所終

師古曰累託也言天以百姓託我我敢不謀終祖宗安人之功也累音

力瑞反害讀曰曷下皆類此

天亦惟勞我民若有疾予害敢不於祖

宗所受休輔

師古曰言天欲撫勞我衆衆若有疾苦我敢不順祖宗之意休息而輔助之勞音

來到反予聞孝子善繼人之意忠臣善成人之事予思若

考作室厥子堂而構之

師古曰父有作室之意則子當築堂而構椽椽以成之

厥

父菑厥子播而穫之

師古曰父菑耕其田子當布種而收穫之反土為菑一曰田一歲曰

蓄予害敢不於身撫祖宗之所受大命

師古曰作室農人猶不棄其本

業我於今日不得有避而不征討叛逆也

若祖宗迺有效湯武伐殷子民長

其勸弗救

師古曰譬有人來伐其子而長養彼心反勸助之弗救其子者止以子惡故也言湯武疾

惡其心亦然今所征討不得避親當以公義

烏虜肆哉

師古曰肆陳也勸令陳力

諸侯王

公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其勉助國道明

師古曰道由也言當由於

明智之事以助國也

亦惟宗室之俊民之表儀迪知上帝命

師古曰迪

亦道也言當遵道而知天命

粵天輔誠爾不得易定

師古曰粵辭也天道輔成爾不

得改易天之定命

況今天降定于漢國惟大難人翟義劉信大

逆欲相伐于厥室豈亦知命之不易乎

師古曰言義信不知天命不可

改易乃大為艱難以于國紀是自相謀誅伐其室也艱古艱字

予永念曰天惟喪翟義

劉信若嗇夫予害敢不終予晦

師古曰嗇夫治田志除草穢天之欲喪義信事

亦如之我當順天以終竟田晦之事

天亦惟休于祖宗予害其極卜害敢

不于從

師古曰言天美祖宗之事我何其極卜法敢不往從言必從也

率寧人有旨疆

土况今卜并吉

師古曰言循祖宗之業務在安人而美疆土况今卜并吉乎言不可不從也

故予大以爾東征命不僭差

師古曰言必信之矣

兆陳惟若此

師古

曰卜兆陳列惟如此○宋祁曰卽本兆作卜

廼遣大夫桓譚等班行諭告當

反位孺子之意還封譚為明告里附城

師古曰明告者以其出使能明

告諭於外也附城云如古附庸也

諸將東至陳留蓄

孟康曰蓄故戴國在梁後屬陳留今

曰考城

與義會戰破之斬劉璜首莽大喜復下詔曰太皇

太后遭家不造國統三絕

師古曰謂成帝哀帝平帝皆無子也

絕輒復續

恩莫厚焉信莫立焉孝平皇帝短命蚤崩

師古曰蚤古早字

幼

嗣孺沖詔予居攝予承明詔奉社稷之任持太宗之重

養六尺之託受天下之寄

○宋祁曰監本楊本郭本託作孤別本云養六尺之孤託

受天下之寄

戰戰兢兢不敢安息伏念太皇太后惟經藝分

析王道離散

師古曰惟思也○宋祁曰姚本散作散

漢家制作之業獨未

成就故博徵儒士大興典制備物致用立功成器以為

天下利王道粲然基業既著千載之廢百世之遺於今

迺成道德庶幾於唐虞功烈比齊於殷周

師古曰烈業也

今翟

義劉信等謀反大逆流言惑衆欲以篡位賊害我孺子

罪深於管蔡惡甚於禽獸信父故東平王雲不孝不謹

親毒殺其父思王名曰鉅鼠

師古曰鉅大也莽誣雲呼其父曰鉅鼠也

後雲

竟坐大逆誅死義父故丞相方進險詖陰賊

師古曰詖佞也音彼

義兄宣靜言令色外巧內嫉

師古曰靜安也令善也言其陽為安靜之言外有善

色而實嫉害也

所殺鄉邑汝南者數十人今積惡二家迷惑相

得此時命當殄天所滅也義始發兵上書言宇信等與

東平相輔謀反

師古曰輔者東平王相之名也○劉奉世曰義發兵時東平相蘇隆此輔未喻

或者當為傳聲之誤也宋祁曰前云以東平王傳蘇隆為丞相

執捕械繫欲以威民先

自相被以反逆大惡

師古曰威加也被音皮義反

轉相捕械此其破

殄之明證也已捕斬斷信二子穀鄉侯章德廣侯鮪義

母練兄宣親屬二十四人皆磔暴于長安都市四通之



衢當其斬時觀者重疊

師古曰言人多而聚積

天氣和清可謂當

矣命遣大將軍共行皇天之罰

師古曰共讀曰恭

討海內之讎

功效著焉予甚嘉之司馬法不云乎賞不踰時欲民速

覩為善之利也今先封車騎都尉孫賢等五十五人皆

為列侯戶邑之數別下遣使者持黃金印赤韞縵朱輪

車即軍中拜授

服虔曰縵即今之綬也師古曰韞所以繫印也縵者系也謂逆受之也即就也

韞音弗縵音逆○宋祁曰注文系字上當有其字

因大赦天下於是吏士精銳

遂攻圍義於圍城破之義與劉信奔軍庸亡

孟康曰謂挺身逃亡

如奴庸也

至固始界中捕得義尸磔陳都市卒不得信初三

輔聞翟義起自茂陵以西至汧二十三縣盜賊並發趙

明霍鴻等自稱將軍攻燒官寺殺右輔都尉及釐令

師古

曰釐讀曰郈

劫畧吏民衆十餘萬火見未央宮前殿莽晝夜

抱孺子禱宗廟復拜衛尉王級為虎賁將軍大鴻臚望

鄉侯閭遷為折衝將軍與甄邯王晏西擊趙明等正月

虎牙將軍王邑等自關東還便引兵西彊弩將軍王駿

以無功免揚武將軍劉歆歸故官復以邑弟侍中王竒

爲揚武將軍城門將軍趙恢爲彊弩將軍中郎將李琴

爲厭難將軍

師古曰琴音所林反○宋祁曰服虔琴音禁如淳音琴說文丑心反晉灼音參參音

森

復將兵西二月明等殄滅諸縣悉平還師振旅莽乃

置酒白虎殿勞饗將帥大封拜先是益州蠻夷及金城  
塞外羌反畔時州郡擊破之莽廼并錄以小大爲差封  
侯伯子男凡三百九十五人曰皆以奮怒東指西擊羌  
寇蠻盜反虜逆賊不得旋踵應時殄滅天下咸服之功  
封云莽於是自謂大得天人之助至其年十二月遂即

真矣初義所收宛令劉立聞義舉兵上書願備軍吏爲

國討賊內報私怨莽擢立爲陳留太守封明德侯始義

兄宣居長安先義未發家數有怪

師古曰言義未發兵之前

夜聞哭

聲聽之不知所在宣教授諸生滿堂有狗從外入齧其

中庭羣鴈數十比驚救之已皆斷頭

師古曰比音必寐反

狗走出

門求不知處宣大惡之謂後母曰東郡大守文仲素儼

儼

師古曰儼音土歷反

今數有惡怪恐有妄為而大禍至也

○宋祁曰

恐有當作恐其

太夫人可歸為弃去宣家者以避害

師古曰言歸其本族

自絕於  
翟氏

母不肯去後數月敗莽盡壞義第宅汙池之

師古

曰汙停水也音烏

發父方進及先祖冢在汝南者燒其棺柩夷

滅三族誅及種嗣至皆同坑以棘五毒并葬之

如淳曰野葛狼

毒之屬也而下詔曰蓋聞古者伐不敬取其鱣鯢築武軍封

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

師古曰此左傳載楚莊王之辭也鱣

鯢大魚為害者也以此比敵人之勇桀者京高丘也觀謂如闕形也懲創艾也愚惡也鱣古鯨字音其京反鯢

音五奚反觀音工喚反

廼者反虜劉信翟義諄逆作亂于東而芒

竹羣盜趙明霍鴻造逆西土

師古曰芒竹在藍屋南界芒水之曲而多竹林也即

今司竹園是其地矣芒音亡

遣武將征討咸伏其辜惟信義等始發

自濮陽結姦無鹽殄滅於圍趙明依阻槐里環隄

師古曰槐

里縣界其中有環曲之隄而明依之以自固也

霍鴻負倚蓋屋芒竹

師古曰負恃也倚音

於綺咸用破碎亡有餘類其取反虜逆賊之鱣鯢聚之

通路之旁濮陽無鹽圍槐里蓋屋凡五所各方六丈高

六尺築為武軍封以為大戮薦樹之棘

師古曰薦讀曰荐荐重也聚也

○蕭該音義曰字林作梅柴木擁也在見反該案今作薦字者借以為梅字

建表木高丈六

尺師古曰表者所以標明也

書曰反虜逆賊鱣鯢在所長吏常以秋

循行

師古曰行音下更反

勿令壞敗以懲淫慝焉初汝南舊有鴻

隙大陂郡以為饒

師古曰鴻隙陂名藉其溉灌及魚鼈荏蒹之利以多財用

成帝時

關東數水陂溢為害方進為相與御史大夫孔光共遣

掾行視

師古曰行音下更反

以為決去陂水其地肥美省隄防費

而無水憂遂奏罷之及翟氏滅鄉里歸惡言方進請陂

下良田不得而奏罷陂云王莽時常枯旱郡中追怨方

進童謠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食羹芋魁

師古曰言田無溉灌

而不生杭稻又無黍稷但有豆及芋也豆食者豆為飯也羹芋魁者以芋根為羹也飯音扶晚反食音飢反

乎覆陂當復

師古曰事之反覆無常言禍兮福所倚

誰云者兩黃鵠

師古曰託

言有神來告之

司徒掾班彪曰丞相方進以孤童攜老母羈旅入京師

身為儒宗致位宰相盛矣當莽之起蓋乘天威雖有賁

育奚益於敵

師古曰賁謂孟賁有謂夏育皆古之勇士言得之無益不能敵莽也賁音奔

義

不量力懷忠憤發以隕其宗悲夫

前漢書卷八十四



前漢書卷八十四考證

翟方進傳受春秋○按儒林傳方進受穀梁春秋於尹  
更始又兼左氏春秋胡常與方進同師者也

司隸校尉陳慶○按公卿表慶字君卿後方進為丞相  
時慶以琅邪太守入為廷尉一年徙為長樂少府  
慶與廷尉范延壽語○按公卿表延壽字子路安成人  
河平二年以北海太守入為廷尉八年卒

矢貫中注云云○

臣召南

按孟康注是也如張晏說則

與下文狼弓複矣

翟方進子義於是以九月都試日注如淳云云○

臣召

南按都試日即講武日也故下文云勒車騎材官漢制常以秋行都試韓延壽傳最詳如淳以課殿最解之非是

泉陵侯上書注應劭曰泉陵侯劉慶也○

臣召南

按泉

陵王子侯表作衆陵据地理志泉陵侯國屬零陵郡則此文是表誤也



前漢書卷八十四考證

謹案卷八十四第十頁前七行今謂之土鷗刊本

脫土字據毛本增



--	--	--	--	--	--	--	--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錄監生臣任頴